

◎ 孟蔚红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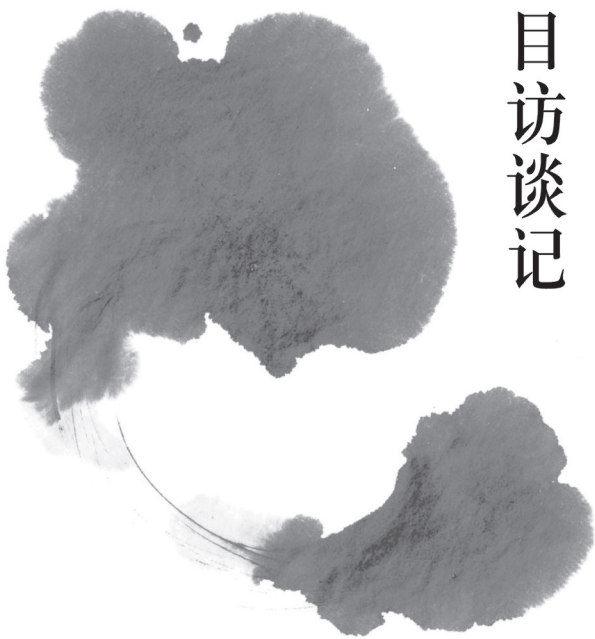
情探

川剧经典剧目访谈记

成都人文系列

余光中题

花
重
锦
官
城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探:川剧经典剧目访谈记 / 孟蔚红著. —北京:
商务印书馆, 2013
978-7-100-10144-8

I. ①情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川剧—戏剧史—史料
IV. ①J825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0950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QINGTAN: CHUANJU JINGDIAN JUMU FANGTAN JI

情探:川剧经典剧目访谈记

孟蔚红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144 - 8

2013年11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1

定价:27.50元

序 美的牵挂

年轻记者写书的颇多，但以传统戏曲为题材的并不多见。本书作者借最具川剧代表性的经典折子戏《情探》作为书名，明白地表达了她对川剧艺术的欣赏热爱，进而产生了诚挚的情愫，以笔代情，对川剧艺术再进行一些探索，与读者诸君共享她采写的信息和体味。“口之于味，有同嗜焉。”我也是一个川剧爱好者。从不足十岁，到而今八十有余，可以说爱了一辈子。为什么？除了家乡文化因素外，因为川剧美，数十年的欣赏，抛不开丢不下，一有好的演出，脚板就痒，忘记自己已老迈年高。

本书的作者孟蔚红是成都日报的记者，为这本书提供图片的是成都日报的摄影记者张鸣，她管孟蔚红叫“孟姐”——年纪轻轻对川剧就有点瘾了，我觉得这本书就像一朵“姊妹花”。

小时候，我家距棉花街永乐剧院（今成都大慈寺路东风电影院旧址）较近，小孩看戏不买票，邻居大哥哥大姐姐看戏时总带我去。七八岁懂什么？锣鼓打得闹热，戏台上红脸进去，黑脸出来，将军背上插着花花绿绿的旗旗，打仗的时候又吼又喊，又打又杀，又翻跟斗，“张飞杀岳飞，杀得满天飞”，看得人眼花缭

乱，伙倒大人拍巴掌。看一回戏，激动几天。过年得的压岁钱，就拿来买关刀矛子，戏脸壳，和毛根儿朋友模仿着做打仗的游戏。戏看的次数多了，文戏也慢慢接受了，觉得天籁唱得好听，竞华、李文杰、司徒等演的《西厢记》好看，三花脸王国仁演的戏笑人，张惠霞的《洪江渡》把人的眼泪都要唱出来……

真与川剧有缘。离家谋生的单位是《工商导报》，报馆地址就是今天锦江剧场的一部分——紧邻悦来茶园。一有机会就去看戏。距悦来约一百多米的昌福馆街，又有昌宜大舞台，新又新科社常在那里演出。演员年轻，行当整齐。遇有好戏，买张廉价票也去凑热闹。还有春熙路的三益公，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，祠堂街的锦屏……也都或多或少光顾过。慢慢地，把那些年在成都舞台上唱过戏的好角色差不多都看到了。我真有点享受艺术的福气。

好多人都说，川剧是“唐三千，宋八百，演不完的三列国。”这当然有点夸张，就像李白说“白发三千丈”一样。但是川剧剧目确实非常丰富。“文革”前仅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传统剧目汇编好几十集，还有不少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，还有重庆出版社出的，数目相当可观。一些演员，像人称“易万本”的易征祥

和其他老艺术家，还有一些川剧玩友，肚子里都装着不少剧目。这些剧目的题材从盘古开天地到新中国的生活都有反映，且有不少优秀剧目保留下来，久演不衰。本书涉及的剧目，仅是川剧的一小部分。

剧本是一剧之本。川剧之精彩，之美，自然首先得益于剧本。它的优秀剧目大都有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，合情合理或者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的情节，引人入胜。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剧作家们，非常注意在戏中写“人”——角色。写角色的性格，角色的情怀，角色的命运，角色的心态变化，让它们来打动你，感染你，让你在欣赏艺术中，不知不觉地，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。《情探》便是一折最具代表性的折子戏。被休弃走投无路在海神庙自尽的焦桂英，本可以与阴差一链子把负义王魁锁去阴阳界索还命债。可是已经被逼成鬼的焦桂英，还要“缓思裁，权相待，犹恐他从前恩爱依然在，好叫奴千回万转，触目伤怀”，还在依恋过去的情爱，还在痴望薄情寡义的王魁的幡然悔悟。一个多么情深，多么善良的妇女。这折戏唱词对白的文字之美，更是有口皆碑。还有一些戏，本应是悲剧的思想内容，剧作家却剑走偏锋，以喜剧甚至闹剧形式来表现，让你在嬉笑中去品味戏剧带给你的苦涩。本书提到的《拉郎配》便是这样

的剧目。还有的戏，按生活发展的逻辑，情节很难处理，但川剧作家们却以出众的智慧，把它连接得天衣无缝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。像《乔老爷奇遇》中大而化之的乔溪，忘记了自己的船拴在哪棵树上，继而鬼使神差地上了人家抢亲的花轿，吃人家的酥饼，最后与人家的闺中小姐成为眷属；像《鸳鸯谱》中两对青年男女在庙会错递信物，搅成一团乱麻的婚姻纠葛，却遇上个糊里糊涂的乔太守，来个“快刀斩乱麻，管它疙瘩不疙瘩”，歪打正着，结局圆满，皆大欢喜！又像《绣襦记》的结尾，郑元和高中，为失明的李亚仙求来灵丹妙药，李亚仙睁目一看，对着观众：“嗨哟，来了这么多客呀！”观众由衷发笑，台上台下喜庆一片：好人好报哦！

川剧之美，还突出地表现在表演艺术家们对剧本的理解和再创造。通过他们的表演唱腔，塑造感人形象来体现剧目的整体艺术价值。周企何在《秋江》中演的艄公，善良诙谐，助人为乐，“恶作剧”似地开点小玩笑，但却认认真真地帮助陈妙常？追赶潘必正，很有点四川小老头的味道，秋江也似乎成了“川江”。演员凭着竹篙竿和橈片这些简单的道具，以准确优美的舞蹈姿态，把一个什么也没有的舞台，变成江水滔滔的河流。他演这个戏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一等奖。这个戏

不仅拍成了戏曲艺术片，而且被京剧等移植，远涉重洋，获得赞誉。周企何在《迎贤店》里演的店婆，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，在观众的哄堂笑声中塑造了一个“一张面皮两般用，就看有钱与无钱”的市侩小老板的形象。刘成基擅长袍带丑，他深厚的功底和杰出的表现才能，在《跪门吃草》中把妒贤嫉能，在强秦面前吓得心惊胆战的须贾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襟襟丑刘金龙，演《功夫》中演邱元顺，让人在笑声中看到一败家子的无耻无奈。川剧的小生我是非常欣赏的。他们风流儒雅，瓜嗲媚秀。你看文小生的打扮，青面粉底圆口鞋，裤脚扎飘带，褶子不讲花哨，书卷气十足，在才子佳人戏中大出风头。袁玉堃、晓艇演的《逼侄赴科》以独特的舞台调度，营造出特殊环境，让潘必正和陈姑一对恋人咫尺天涯，显现出潘必正对陈姑的多情。要好看，《白蛇传》。这个戏我从小看到现在。民间有端午节洒雄黄酒灭害虫的习俗，因戏里有用雄黄酒使白娘娘现原形的情节，便生拉活扯把《白蛇传》拉到端午节来演。过节嘛，许多人都去看戏，致使《白蛇传》有广泛的影响。以前的《白蛇传》，《金山寺》后还有单折《断桥》。这折戏，既有白娘子对爱情的深情回忆，又有小青愤怒的粗犷发泄。小青由草鞋花脸扮演，有传统的变脸（抹油彩），由本脸变红脸，再变黑脸，然后吹金粉变金脸，甚至还有表演露獠牙的。白娘子呢，一面阻止小青，一面安抚已经吓晕的

许仙。我看了好几个白娘子，还是觉得阳友鹤有特色。特别是一手拉着小青，一手拉着许仙，一只脚的脚尖站立台口，然后滑下台口一个倒翻立起，总要赢来观众的喝彩。京剧大师梅兰芳看了后也赞叹不已。后来阳友鹤去拜会梅先生时，梅先生还特别让梅葆玖来听阳友鹤对艺术的见解，就教于阳友鹤。梅葆玖先生在成都演出时，我去拜访他，他说都还记得这件事。川剧《白蛇传》越演越精彩，剧本精练，主题突出，水涌金山寺的开打，众水族神将各具特色，阳友鹤创造的托举，既有技巧，又合情理。艺术家们创造发展的变脸特技，结合剧情的发展，角色心态变化的运用，均为这个戏增添了异彩。

我爱听川戏。这不光因为川剧是乡音，而是它确实好听。川剧容纳了五种声腔，包含无数的曲牌，拥有众多的在唱腔艺术颇有成就的艺术家。贾培之《马房放奎》中的“明亮亮，灯光往前照”，在当年成都的街头巷尾都能听到人们传唱，其势不亚于当今流行歌曲。旦角行里的竞华，对其唱腔，观众众口一词：优美。这位大姐嗓音好，又有歌唱天赋，且常深入钻研角色性格、身份，以及身处什么环境，创造什么唱腔。我好多时候看她演《思凡》，第一句“小尼姑年方二八”，就把整个剧场唱得清风雅静；《三祭江》以不同声腔祭奠不同性格的刘、关、张，表达孙

尚香的哀恸。难怪刘金龙在《乔子口》中听到竞华的演唱时，插科打诨：“这哪里的雀雀在叫？”竞华去世了，她的唱腔艺术却已承传绵延，从她的大弟子竞艳，到幺师妹沈铁梅，都在唱腔上有很高造诣。我还想提一下阳友鹤的唱腔。他本身嗓音条件较差，但他会用，会创造，不放过细枝末节通过唱腔塑造形象。阳友鹤送过我一盒他的唱段盒带，那是“文革”后中国唱片厂出的第一套中国戏曲艺术家唱段专辑。磁带中《贵妃醉酒》有一句把我听服了。贵妃酒醉后叫高力士去把唐玄宗拉来，对高力士唱“你若是不顺娘娘的心，不顺哀家的意，来日里我一本一本奏君知。我奏道高力士你臣戏君妻……”他在“戏”字后面垫了个轻轻的笑声。人说酒醉心明白，这声轻笑的潜台词是“吓你的，还有，你是太监呀……”他去世前几日，我和车（辐）老去医院看他，说了我的感受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声已细如游丝：“你再听听《刁窗》，里面还有一些小腔……”。真是，艺术大师啊。音乐家杨为曾说，阳友鹤的腔，换一个嗓子比较好的女声去唱，根本不要动，就很完美了。

川剧的锣鼓也很有特色。它打出环境，打出气氛，打出人物的心情，打出风云雷雨雪。我还接触过一位在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，来成都看了川剧便迷上了川剧的打击乐，于是

要求留下来研究川剧锣鼓，还曾在老师指导下，在《秋江》中担任司鼓。

我是成都报界的一名老兵，且多年做副刊编辑和文化记者，直接和川剧界有了交道，同时也结交了不少朋友。由于我爱川剧，手里又有了支笔，也由于川剧界朋友的支持，通过我的手，不知编发采写了多少宣扬川剧的文章。人总是要老的，总要有个比较喜爱传统艺术的人来接这个班。在 50 多岁的那段时间，我带过报社招的练习生，也带过不少来报社实习的大学生，我便非常注意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。找来寻去，发现了一个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来实习的孟蔚红。这丫头上中学时就作过“小记者”，喜欢写。她来报社实习期间有空我就带她去看川剧，慢慢地她坐下来，看得进去，进而还能说出点道道，开始对川剧有了感情。有次成都市川剧院赴京演出，放她个单飞，派她随院采访。怕她年轻又没有过单独外出采访，我便托晓艇多加关照。光阴似箭，小孟已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记者了，对川剧也更有感情了，并且结识了一些川剧界朋友。她撰写这本书也看得出她与川剧的情结和宣扬川剧的热情。

川剧是我们四川文化的代表之一，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林的一

朵色彩绚丽的奇葩，希望我们大家都来爱护它，关照它，浇灌它，让它开得更加灿烂。

廖友朋

（廖友朋，成都知名老报人，原成都市川剧玩友协会会长）



看了《柳荫记》从此爱川剧

约好去见李致的那天，他临时被安排了去医院做一个检查。从来痛恨迟到的老人家，紧赶慢赶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回到家中等候我们的到来。电梯门开，意外见李致候在电梯门口，而后来走时，腿脚并不是很好的他还是坚持到电梯口恭送，君子之风，让人难忘。

进门之后，家中最明显的是到处都是照片，记录了李致在各个阶段的生活和风采。而一本书，静静躺在茶几上，书名叫：《我与川剧》，作者李致。

◆ 老成都剧场遍布

李致关于川剧的最早记忆来自上小学的时候，年纪也就在十岁左右。家里的舅妈是个川剧迷，大概也就是为自己找个伴儿，舅妈去戏园的时候经常会带上小李致。那个时候的李致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看戏，主要是看不懂，台上痴男怨女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，与李致的童年世界相去甚远。不过好在每台演出的最后一折基本安排的都是一出武打戏，这个倒还是满符合一个小男孩的趣味，这让小李致每次去戏园也不全然没有盼头。再加上戏园子的热闹，还有这种场合少不了的糖果零食，所以每次李致都还算是乘兴而去，满意而归。

李致不记得舅妈常带他去的这家戏园叫什么名字了，只记得似乎是在现在的布后街。时间大概是在1942年前后。这个时候的成都，离李致看过戏的布后街半径两三公里，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就有好几家看戏的剧场，比如向西有忠烈祠北街的可园，它是川剧进入剧场的开端，向南有华兴街上建在老郎庙旧址上的悦来茶园，长期租用演出的是三庆会，再往南走一会，就到了春熙路的三益公剧院，再向西一点是祠堂街的锦屏大戏院，向

东是在书院南街的平民大戏院。面积不过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同时开着四五家专门演川剧的戏院，这足以说明当时川剧的演出是如何受欢迎，另外也可以理解为，开剧院赚钱。著名国画家陈滞冬的父亲陈敬忠是川剧有名的鼓师，同时也是春熙路三益公剧院的股东之一，陈滞冬回忆说，那个时候他家里就有两部从国外进口来的自行车，这在当时是相当洋盘的一件事了。

不过，对于当时的李致而言，觉得洋盘的事情还不是自行车，更不是川剧。那个时候的成都，可以说得上是文艺之都，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和国民党政府大后方的四川，可以说云集了全国各个代表剧种如京剧、评剧、汉剧、越剧等等，名家名角在此次第登场，在大西南留下了他们难忘的一段足迹。而对于李致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往往很难对身边的事情感兴趣，他们总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远方。初中时热衷读鲁迅的他毫无悬念的走上了新文学的道路，而他同时热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话剧。李致说，也是因为当时那个特殊的时局，当时全国知名的话剧演员赵丹、白杨、舒绣文、张瑞芳、秦怡、魏鹤龄、施超、顾而已等都曾在重庆、成都的舞台演出过。而因为囊中羞涩，李致一般买最差的票进剧场，经常站着把戏看完，什么巴金的《家》、曹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

人》《蜕变》，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、陈白尘的《结婚进行曲》、夏衍的《原上草》，都看过。现在已经 80 多岁的李致一口气把这么多的人名、剧名背了出来，可见印象之深。

就在李致热衷新文学、热衷话剧的时候，虽然已经远离川剧戏园的他，还是感觉到了川剧的某些变化。他记不得哪出戏里，真的马被牵上了舞台，而舞台上的机关布景也多了起来，突然飞出一把刀之类的，而这些变化，在后来的史家看来，可以说是川剧从清初移民社会五方杂处的萌芽、孕育、融合、形成、发展之后，面临的最大的一次绝境的开始。这又不得不提到当时的时局，内战的全面爆发，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，观众无心看戏，演员也无心演戏，要演也只能演一些满足观众感官刺激的戏。台上台下，都各怀心事，演戏看戏的都敷衍潦草，此情状怎一个伤心了得！

此时的李致，17 岁加入了共产党，并且开始了地下工作，将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未来的新中国。

李致当然不会想到，这个未来里，有他和川剧的情缘，而这份情缘，离不开一出叫《柳荫记》的戏。而这出戏，也成为川剧

重获新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。

◇《柳荫记》旗开得胜

川剧导演夏阳 1994 年底写了一篇回忆文章，叫《〈柳荫记〉排练散忆》，文中写道：“1952 年秋天，北京举办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川剧《柳荫记》是其中的演出剧目之一，获得了演出一等奖。另一台折子戏是《秋江》《评雪辨踪》和《五台会兄》，当时在首都轰动一时。各种座谈会上，赞誉之声令人鼓舞。继后在国内部分大城市巡回演出和回到四川成、渝两地汇报演出时，剧场观众热烈鼓掌，啧啧称赞的场面，至今历历在目。”

《柳荫记》巡演到了重庆，在那些热烈鼓掌，啧啧称赞的场面里，就有李致的身影。

李致到重庆，说来有趣。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要安排李致的工作，问他想干什么，李致说，我想当话剧演员。组织上说，刚解放，到处都缺干部，当什么演员？结果李致被安排到重庆做共青团的工作。看过《柳荫记》，李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他说，正应了民间的说法：看了《柳荫记》，从此爱川剧。

《柳荫记》此番受到如此热烈欢迎，并非偶然。

四川刚一解放，各级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艺处、文教接管委员会立即恢复和扶持川剧班社，积极组织和整顿川剧队伍，著名川剧评论家唐思敏说，当时艺人的翻身感是很强的，热情积极，当时的文化主管部门为实现对旧川戏的改造，川剧狠抓了“改人、改制、改戏”的三改工作。虽然以后有人对此看法不一，但它的总体取向和基本面貌是好的，有着良好的后期影响。为了检阅解放三年来的戏改工作，文化部于1952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“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”，有23个剧种37个剧团参加了演出，人数多达1600多人，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壮举。

据夏阳的回忆：西南演出团带到北京准备参加会演的川剧剧目，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修改、排练的优秀传统折子戏，如《秋江》《评雪辨踪》《踏伞》《归舟-投江》《梁红玉》《摘红梅》《五台会兄》《翠香记》等等。到北京后，阳翰笙的意见，先在内部把这些戏演演看，然后精选一台戏参加会演。最后选出了《秋江》《评雪辨踪》《五台会兄》三折戏参加会演。这台折戏演出后，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，翰老和吴雪到我们住处，说很